

爱就一个字

爱与爱相遇

魏振强

这一期周刊的主题是“爱”。

所有书写者都满怀敬意和感动，感恩他人所给予的关心、影响和力量。那些被书写的人，或是亲人，或是师长，甚或是原本素不相识的人，他们因为爱而结缘，而彼此确认。这一刻，书写者因为有机缘表达感恩，心存喜悦，而那些得到回应的人，该是同样满怀欢喜。

一个人愿意献出爱，并有着爱的能力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；而当另一颗心对爱有着敏锐的感知，并能做出及时的回应，又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人世间最美好、幸福的事，莫过于爱与爱的相遇，爱与爱的叠加。

版式：伟东

“嫣然”的辽远老师

冯渊

成年人写这道题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：我最喜爱的人，能说出来吗？

小学生作文可以写：我最喜爱的人是老师，我的妈妈。

“最”，真不好说，也不敢说，还不能说。于是，有人发明了“最”后面加上“之一”——成年人就是这样走向成年的。不过，一段时期，某个方面，总有“最喜爱的人”，也能拿出来与大家说说。而今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辽远老师。

辽远老师，湖北黄冈人，海上名师。他有很多头衔，与本文的“最”无关，这里就不说了。我最喜欢他的第一点是望之俨然。

辽远老师两眼若铜铃，不怒自威。鲁迅笔下的飞蜈蚣夜晚会飞出一道金光，去吸美女蛇的脑髓；第一次迎面遇上辽远老师的眼光，我以为遇到飞蜈蚣了。此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敢与他对视。

小时候看过一篇童话，说牛为何对人低眉顺眼，是因为牛的眼睛将人放大了好多倍，牛以为自己面前的人是庞然大物，所以畏惧；而鹅的眼睛将人缩小，鹅眼前的人不过是蝼蚁之辈，所以鹅敢来啄人。我有时长着牛的眼睛，遇到自己敬畏的人，不免将其放大数倍尊崇；有时又长着鹅的眼睛，遇到趣味不对的人，就莫名厌恶

起来，其实他好他歹，干我何事。

开始我看辽远老师，是用牛的眼睛。我将他看“大”的同时，也将他看“老”了，我将他视为前辈。他敦实的体态，一眼望去，真像一位前辈。后来熟悉了，叙起年齿，不过稍长几岁而已。

辽远老师的俨然，我少时最为钦羡。十五岁我抄录《论语》，别的没有记住，单记住了“讷于言”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之类，大约是想和自己的年少轻薄作斗争，奈何斗争了几十年，岁数上来了，个性却没有变得厚重起来。辽远老师在人群里，天生就是蔼然长者，许多年纪比他大的大学老师，在他面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头，絮絮叨叨，全然没有辽远老师的气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现在还不能明白。

一个人人生来有威仪，是“天赋异禀”，我只有妒羡的份。老天爷让一个人长成什么样，不是人自己能选择的。也有人说，中年以后的长相，是自己塑造出来的。这句话主要是说神态、气质。长相很难再造。但是望之俨然也不纯然是一个好词。衮衮诸公，哪个不是望之俨然呢。

辽远老师让我“最喜欢”的根本原因是即之也温。靠近了他，能感受到温暖。有些望之俨然的人，靠近了，还

是俨然，甚至像一团冰块，一堆铁蒺藜。这样的人，生来是不幸的。这是一种心理疾患，他用全副身心在提防整个世界。

你哪怕嫣然一点呢。

辽远老师能让我感到温暖的还真是他有时的“嫣然”。

一群人笑闹，我有时说了、做了稍显出格的事，他坐在一旁，朝我眨眼笑，不批评，不贬损，只是笑。这时他的眉毛都在笑。他那个大而亮的眼睛，微微上翘的嘴角，真的很“嫣然”。我后来一想，他小时候，体态未丰时，一定是个调皮又妩媚的小男生。

我想起我的小学、初中同学中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，应该是有的，但转念想到那个伙伴的今日样态，完全不是辽远老师的气度。那，辽远老师小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男孩呢？

喜爱一个人，才会去想他小时候的样子吧。川端康成写爱情，常常写到男女主人公相恋日深，就会想进入对方的少儿时代，伴随对方一起成长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那些长到三十多岁才第一次见面、相识、相恋的男女，与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相比，是不是有很多遗憾？

哎，我居然拿爱情比拟我对辽远老师的喜爱，这在辽远老师看来，肯

定是不得体的，但他不会批评我，我都能想象出他蔼然的笑，他那微胖的身子，因为开心，笑起来，水面的涟漪一样，向整个世界传播他的开心。

我们在沪上相识十来年了，能结识他这样的“大佬”，也算我的幸运。两人老家相去不远，他在鄂东北，我在皖西南，成长环境、方言有点相近，有时不免想，如果我们同学，一起长大，是不是了解更深？或者因为更深，也有了一些嫌隙？也许，现在这样最好。

唯一的遗憾是，他不饮酒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，现居上海。出版有散文集《夜路温柔》。